

# 棋子、童養媳和大閱兵

## 爲第十一屆香港國際電影節贈言

□白杰明

一月中旬以來，中國大地上的整肅聲不絕於耳，在這種黑白不分、是非混淆的局面裏頭，文化當局居然對香港國際電影節邀請參加的影片《黑炮事件》、《錯位》、《湘女瀟瀟》和《大閱兵》高抬貴手，給以放行，實是一個意外的快事。

### 棋子

這一年以來的中國電影界早已飽嘗了政壇人士善變的苦楚。中央當道者物色了《迷人的樂隊》、《黑炮事件》、《錯位》、《湘女瀟瀟》和《大閱兵》高抬貴手，給以放行，實是一個意外的快事。

《黑炮》原著係張賢亮寫的短篇小說《浪漫的黑炮》，黃建新卻像珠影非學院派的導演張詳鳴把孔捷生三流小說《絕響》改編成挖掘現實生活的力作那樣，拍出了上乘之作。

這部觸目驚心的作品出現後，很快引起議論。大多數評論家認為此片揭示一個普遍且嚴重的弊端，即黨的一些領導幹部對知識分子不理解、不信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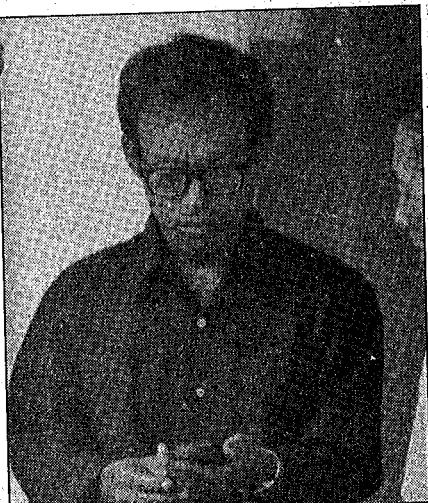
的情況如果繼續存在，勢必要影響改革。據傳此片剛出來時，鄧小平也表了個態，說是一部反對官僚主義的好影片。一貫政治嗅覺極其靈敏的導演謝晉在去年金鷄獎評委會上就以讚嘆稱奇的口吻說道：「這樣的片子，國內能發行，就是上上大吉了。」

導演黃建新解釋故事中盤根錯節的來由時，力圖說明是「舊的文化心理，像一張無形的網，把每個人束縛在錯誤的位置上，按慣性在舊軌道上運動，從而導致了荒謬的『黑炮事件』」。在電影《黑炮》本事如下：某重工業單位的極不起眼的工程師趙書信，發了一份「丟失黑炮三〇一找趙」的電文，被警覺性甚高的電信局職員懷疑成不可告人的陰謀活動而告發；公安局立即通知其單位。趙「隸屬」的黨委日復一日召集會議討論趙案。由於趙曾經為一位應邀蒞臨的德國工程師擔任翻譯，當這位德國人再度光臨監督其公司售予中國的設施末期工程時，黨委將趙外調，結果導致施工失誤，國家慘遭損失。其後發覺誤會出在主角酷愛下棋，出差時失去了棋具中的「黑炮」，故而打電報促友人在他下榻的賓館三〇一號房找回棋子。

### 童養媳

吳蘭和謝飛的《湘女瀟瀟》，主題酷似黃建中的《良家婦女》——童養媳的性壓抑及其生活悲劇。黃的片子大量運用象徵主義手法，展現了舊中國禮教社會桎梏人慾和摧殘人性的圖景。但《良家婦女》的結局還是硬加了一條光明的尾巴，給了女主人公以逃脫不幸的婚姻的出路。這樣的安排當然和生命的糟場，帶有西方黑色幽默的色彩。

的感染力。《湘女瀟瀟》在這一層次上就更率直，結局是女主角留在婆家撫養自己因「偷野漢子」而深邃。書呆子趙書信在同志和黨的「關懷」下，終



▲《黑炮》中的趙書信。

人在他下榻的賓館三〇一號房找回棋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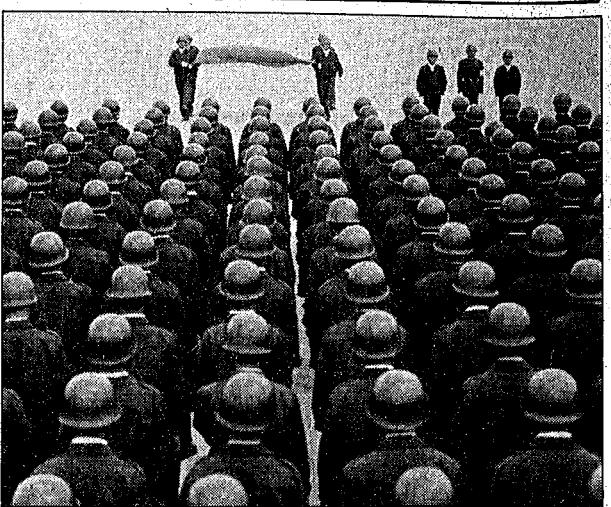
深邃。書呆子趙書信在同志和黨的「關懷」下，終

能免於「調子低沉」的指摘；但大大地削弱了影片

主

的感染力。《湘女瀟瀟》在這一層次上就更率直，結局是女主角留在婆家撫養自己因「偷野漢子」而生下的私生子，乃至時光流逝，自己當上婆婆又給幼小的兒子找個大姑娘做童養媳。這麼一種結尾不僅近乎過去的現實，對當今的觀眾也有着使人沉思的深刻寓意。

## 大閱兵



▲大閱兵。

陳凱歌和張藝謀繼《黃土地》後合作的第二部作品《大閱兵》，早在一九八五年拍竣，卻遲至去年底幾經修刪後才獲得發行權。此片很早已是官方甚至在大陸第五代電影工作者當中有爭議的作品。所謂大閱兵，是指大陸一九八四年建國卅五周年慶典的閱兵儀式。一九八四年既是建國卅五周年，又正值鄧小平的八十歲壽辰。現在中國官方透露胡耀邦的罪狀，其一是擅自邀請三千名日本青年來華為國慶（和鄧的壽辰）助興，浪費金錢。滑稽的是，

為了那次卅五大典（卅不算，四十也等不及），國庫虧損不知多少億。但這筆賬可不能算，一算就要到那位老壽星的頭上了。

《大閱兵》就是在這個具有歷史意義的環境裏拍攝的。拍的不外是軍訓，士兵的人性臉面和異化心態吧。此片第一回送審時就引起軍方不滿，因而被槍斃。後來兩位作者不得不做些讓步，進行了一番技術處理，終於通過審查。據說原來的結尾很特別：操練場上空無一人，畫外音嫁接着天安門廣場閱兵的聲音，造成錯位和無所依憑的氣氛。最後人們聽到一段微弱的歌聲，是與前面雄壯氣氛極不協調的小曲《回娘家》。也許影片經過審查的「技術處理」後，結尾這種陰暗惆悵會明快健康一些吧？

在擔憂內地文化大倒退的時候，有機會觀賞這幾部形式和內容特異的影片，確是香港人的福分。而從中提取精髓，審視自身的周圍和前途，恐怕也是不可忽畧的。

□ 麥樂仁

布。其實我當時運氣很好，我用王克平給我的電話，打了一次，剛好是官布自己接的電話。官布說不是他拒絕辦畫展。不過我聽他的口氣，好像是比較緊張。

三、王克平說，我主動找文化部部長王蒙。我不認識王蒙，從來沒有跟他談過話。當時王克平自己準備找他，我在等待他的消息。當時有一個外國領導來北京訪問，我的同事董尼得去機場採訪，並不知道王蒙會來，見到他當然也問他關於星星畫展不能展出的情況。董尼得回來後，我們一齊發了一條消息。

王克平的記述，跟當時的實際情況有點出入。

麥樂仁 三月十八日

編輯先生：

我讀了王克平的《與麥樂仁在北京》（《九十年代》一九八七年三月號）以後，有點驚訝。我相信王克平沒有惡意，不過他所描寫的有幾點是不確的，而且給人的印象是我在工作中不夠客觀。

紅是我要求的。其實當時我們從一位朋友家出發，王克平坐我的車，我們剛好經過音樂廳，我們談到要不要去找傅紅。我問他會不會有什麼問題。他說沒有關係，可以去找。傅紅告訴我們，是官布拒絕的，在藝術家畫廊辦「星星」的畫展。

一、王克平寫我們去音樂廳的藝術家畫廊找傅